

踏破萬里千戈

華 山 著



文學戰線創作叢書

東北書店印行

文學戰線創作叢書

踏破遼河千里雪

(前線通訊集)

華山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1949

踏破遼河千里雪

著 者 華 山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
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
分店 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平、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、大連。

1949. 5. 初版 長. 1—5,000.

目錄

一九四七年秋——一九四八年春

東行雜記 二

奔襲口前 九

戰士的苦惱

孫立俊排

八座山頭

俘虜種種

北綫縱橫 二〇

復仇怒火

古長冰島

風雪怒捲殺敵聲

萬金台三勇士 二九

踏破遼河千里雪 三四

解放四平街……………四〇

光輝的攻堅戰例

四平一瞥

增援四平的「維他命」

腰斬北寧綫……………五〇

義州四小時

強攻錦州外圍主陣地

火網下的紅旗

可恥的總崩潰……………六〇

蔣介石三飛瀋陽……………六三

英雄的十月……………六八

歷史大進軍

塔山英雄們

致命的一擊

從勝利奔向勝利

一九四七年秋——一九四八年春

東行雜記

起 旱

九月二十六日。蛟河——頭道溝門。

恨不得馬上趕上部隊，活動了三天還是搭不上船。船正搶運棉衣。

從哈爾濱出發時，接到前綫催我趕部隊的電報，心想跟着棉衣一路上前方，反正耽誤不了行程；這次攻勢，看勁頭得一直打到冬天，棉衣未到以前部隊終歸不會出發的。沒料想却在蛟河兵站『拋錨了』。總部命令：停止松花江上其他一切軍運，保證隊伍行動前換上冬衣，而行動只是一週間的事。從蛟河到樺甸，兵站總必經之道，公路在雨季被山洪沖毀了，最快的交通工具是汽船拖着的木船。幾十萬大軍擺在藩長之間，從哈爾濱來的供應品都得由這裏轉運，這是一個新問題。以往：到江南殲滅敵人，回江北休整補充，還簡單。一個夏季攻勢，交通綫一直插到四平附近，幾十萬野戰軍練兵整訓的防地正是兩個月以前的大戰場。形勢發展了，供應綫也複雜了：火車、汽船、汽車，又是一段新修復的前綫火車，——在短短一個月之間，從長白山和松花江開闢出一條曲折的水陸交通幹綫，穿過吉林特務頭子梁華盛的反動地主武裝出沒的地區，期待着坐上四梅綫火車新近增設的客車，的確是一次令人興奮的旅行。偏偏航運任務緊急，幾次向兵站政委交涉，即使一隻船捎帶上一兩個隨軍記

者，還是不被允許。看不上松花江夜渡的大場面，遺憾！決定沿着東岸繞山道走。少則五天，多則七八天，固然慢的急人！總比走不動強。正好巴彥縣的大車隊中午出發，決定和他們一路起旱走。看看搶修泥濘的運輸綫也不壞。

山中

九月二十八日。橫稻河子。

乾着急走不動，又下雨了。本想打打尖就走，眼看雨霧壓倒羣峰，只好住下。

頭一天半天走五十，第二天整天只趕了三十五，今天趕了二十五又走不動了。摩天嶺，老爺嶺，頭道溝門，橫稻河子，漂河川，南木條子，荒溝，樺樹林子……光是這些深山的地名就够人回憶的。夏初橫掃拉吉綫以後，我曾經隨大車走過這條山路，那時平川的『反漿』期剛剛過去，山中怪石朽木之間還是一片泥濘，而夏雨又開始作怪了。砲車和轎重車日夜在爛泥塘裏掙扎，不是爬不上陟坡，就是掙不出窪地。卜來八家人家的疏落山村，突然來了這許多隊伍，僅僅是做飯的鍋也忙的二十四小時沒點空閒。燒柴倒是不缺，就是馬草難辦。雖然牲口可以放青，這裏人民還是爲戰爭獻出了所有的稻草和穀草。現在雨季將盡，沿江殺掠的蔣家匪幫也到不了江東了。滿山紅葉，斑剝叢雜，遠處明徹的松花江水時隱時現，大車隊一忽兒盤繞山巔，一忽兒蜿蜒深谷，幾處蒼松斜掛陟岩，更多的是彩色繽紛的樹海。據老百姓說，今年晚霜，山上各種草木，也現出各自本來的秋色，這樣漂亮的山景已經幾年不見了。深山密林裏，老虎，『黑瞎子』（熊），以及長白山特有的山珍野味，也會比往年

更多一些。原是獵戶出沒的荒涼山野，現在却成爲支援前綫的戰略孔道了：一條艱難的運輸綫，正在這裏日夜搶修着。

『紅葉哈塘』，『搖頭甸子』，我們每天總要從這種奇怪的窪地過幾次。看起來，一片草地倒也坦潤乾爽，走着走着草根就滲出水來，腳底下現出一條爛泥道，後來的簡直無處落腳，必須另闢新道。不巧岔到『搖頭甸子』，更麻煩了：泥沼上長滿一團團的草頭，多年的腐草在死水中爛成陷塘，我們踩着草頭過去，幾里地像是走着梅花樁，走一步，草根一搖頭，不小心就陷一腿泥。修路隊就從這些窪地上，用樹枝、石塊和土鋪出一條汽車路。江北來的担架隊和當地人民組織的修路隊，晚上烤着篝火，就炭火熱着乾糧，日夜砍伐樹枝，挑石抬土，好容易鋪起一段新道，幾十輛大車一過又陷成個稀巴爛的泥河了。於是又砍伐樹枝，鋪石墊土，——橫貫長白山麓的兵站運輸綫，是長白山人民用長白山的樹木織成的。我們中午住到漂河邊的一家草房裏，又認識了長白山中一位人民戰士的父親。

五十多歲，結實，鬚髮烏黑，目光閃灼，一見我們就非常親熱：『我兩個兒子都是八路，』他湊到炕沿說。顯然不是誇耀，而是出於一種深蘊着的熱望，他談起二兒子許雲起壯烈犧牲的故事。他姓許，名叫希金，六個兒子，兩個大的都是種稻能手，『人很好，都說他好，』他冷靜的敘述着，愛子許雲起才滿二十歲，給當地的共產黨區委王書記當通訊員，去冬封江以後，王書記過江去開闢新收復區的羣衆工作，突然遭到梁華盛的反動地主武裝襲擊，王書記身負重傷，挺在草塘裏的雪窩子抵抗，最後殞凍死了，兩眼還直瞪着前方，匣子槍在手裏緊緊握着。而許雲起，被敵人綁在樹上，挨了七八刺刀，還是破口大罵。這事情震怒了沿江的人民，平分土地運動不久就蔓延江西了。大夥把雲起的屍首搬回來，他渾身凍成冰塊，死了，也是個鐵鑄的漢子。我猛記起昨晚住在山那面的四道溝門，女房東

曾經講起這件事。她的丈夫姓王，是個木匠，去冬那個山莊解放了，大夥樂喝喝的，合計說：『翻了身，該給孩子們辦個學校。』王木匠是屯裏認字最多的，便被大夥舉做教員。江西的二十家子不久也解放了，他們便辦秧歌隊，打起紅旗，由王木匠領着過江去，說是『歡迎新解放區。』正在演戲，國民黨特務匪幫突然四面圍上來，把王木匠抓住了，匪幫們剝掉他的衣服，刺透他的手脚，然後把他架走，不知去向了，只雪上留着光腳板的血印。一個剛剛報名參軍的小夥子對我說：

『王木匠對小孩沒那樣的好的，人人想他，小孩也老念叨他。他家咱全屯給養着。我過罷節就上前綫。』

這小夥子姓于，打的一手好槍，自幼喜歡打獵。很不愛聽『新解放區』這四個字。他說：『江北的日本鬼是叫大砲轟垮的，我們這裏的日本鬼是叫咱拿木棒打垮的：——我打十四歲起，就給山裏的抗日紅軍送信了。』他於是問我：『趙尚志，你聽說過嗎？就是抗日紅軍那老趙，共產黨就在這山林裏。鬼子山林隊一來，我就打屯後溜上南山，自個兒鑽進林子裏，給紅軍送信。老趙的隊伍，卡住路口，把日本鬼治的不輕，光大棒掄死的，後山就有四個。爲老百姓，咱紅軍受老鼻子罪啦！國民黨來咱能讓嗎！』

曾經給抗日聯軍送信報的小孩，現在長大起來，又拿槍打蔣介石了。趙尚志的血，王木匠的血，許雲起的血，——東北人民十幾年來的生死鬭爭，就是在窮山僻壤，也用血寫着仇恨的歷史。而仇恨給人民的教育，總是這樣單純而明確的。小小的橫稻河子，三個月來參軍的青年就有四十幾個人。而烈士的父親談起他的愛子許雲起，深沉的聲音總是這末冷靜：『我還有五個兒子』，他扳着指頭說，像是獵手數着藥砲，大的當砲兵，早過江了；四個小的長大了，都當兵去，給他們二哥報仇！』

人 流

十月四日。呼蘭店——盤石。

被公路上的汽車吼聲震醒了。未明出發，仍是起旱。看着向西疾飛的燈炬，又是興奮，又是急人。本來一晝夜汽船，兩個鐘頭汽車，滿可以從蛟河趕到盤石的。結果和深山裏的泥道苦鬧了八天，到了樺甸還得徒步。——這裏的輜重汽車，三下江南固然沒有見過，夏季攻勢也沒這排場。可是棉衣還沒運完，彈藥的任務又擠上來了。上前綫找部隊，旅途再沒比這次更急人的。『山中十日，天下大變，』到兵站才知道隊伍上月二十八日已出動，一號打響，一出手就在西豐、開原方向，殲敵五十三軍主力一一六師及一三〇師三九〇團全部，在法庫兩小時盡殲敵一一七師於城中。都是新的年輕縱隊大顯身手。我要去找的縱隊，也到伊通，雙陽，公主嶺轉了一圈，敵聞風而逃，只零零碎碎搶了一個保安團。大勝利還在後面；對於這些在泥濘運輸綫上苦鬪着的人流，更加欽敬不已。

我們坐的大車，車老闆老于頭是個樂天派，甩一手好鞭，好唱個小調，晚上不知到那裏喝了兩盅，第二天在泥濘裏滿不在乎的，也斜着迷縫眼，你急他不急。幾輛大車誤在老爺嶺下，沒出來十里地已晌午了。大夥都下來看道，他却一動不動，搭拉着眼皮說：『該上不去還是上不了。』我走上嶺頭，轉過身只見他的車斜在坡下，索性不動了。『發酒瘋啦！』後車上的輕人說，『咱可不陪你在這裏過夜。』而前車掙到半坡，轆馬後蹄嚙味一下，連馬帶車又倒滑下去，眼看着撞到老于頭的車轆，這老頭猛甩一鞭，陡然站起弄得大車忽閃一下，沒承想竟然閃開前車，就勢搶到頭裏。老于頭巴

又着兩腿，踩住車轆，就像騎在馬屁股上一樣，漫坡只聽見他一個人的吆喝聲和鞭梢聲。大夥正笑他出洋相，大車偏偏在半坡慢下來了。這是一段最溜滑的陡坡，馬蹄子突然使不上勁。老于頭圓睜兩眼，脖子掙的通紅，鞭梢聲和吶叱聲更緊了，打趣他的人也開始着急起來。而他掄着雙手，滿谷爆響着鋼槍一樣的回聲，掙的脖子一直紅到胸口，鞭梢却只擦着馬鬃。而馬似乎也知人意，只管拂着披鬃，掄勁滾蹄，渾身汗淋淋的，眼看着馬上使盡最後的力氣，嶺頭騰起一陣轟然的歡呼，老于頭也一屁股坐到車上，享受起勝利的榮譽來。

『真有一手，』我說，他却稱讚轆馬會使勁：『牲口和人一樣，心裏對勁了，力氣就使到好處上。』早先給地主趕車，這個坡我算是上不了。』他告訴我：這掛車原是地主的，現在車屬農會，三匹馬屬三家人。他說本來不該他攤戰爭勤務，一來是軍人家屬，二來老了。他却找農會主席理論：『屯裏趕車的能找出第二把手？』好人好馬好車上前綫，正該我去！』此外他又補充了兩個理由：第一，他侄兒夏天打四平負傷，正在海龍休養，還不知家裏分了地，該去看看，也讓他歡喜歡喜；第二，這輩子沒出過門，翻了身還不該出去開開眼界？捎帶還可以給新解放區窮哥們講講翻身道理。

『我分了地了，』這句悄悄話我一路上不知聽到了多少次，使我感動的不只是話的本身，而且是語氣裏的喜悅和自信。就在這些大車上，有哈爾濱造的軍用餅乾，來自江北農家的菜乾，鏡泊湖特產的紅魚乾，……木箱上寫着『送給英勇善戰的人民功臣，』『向前綫殺敵英雄致敬！』一隊扛着鐵頭的老百姓迎面而來，行列裏舉着的紅旗却寫着『參戰模範』，原來這些勝利而歸的民工，正給後來的補橋修路。這一帶兩個月前我走過一次，當時公路兩旁還有特務土匪出沒：『華盛隊』，『忠勇隊』，『趙雲隊』，『黃忠隊』，『陳誠隊』，這些都是榮華盛積極主張並為陳誠同意而組織起來的

特務武裝工作隊，他們糾合反動地主武裝和土匪鄉隊，標榜四大『鬭爭綱領』：『共產黨——剝皮；八路軍——活埋；積極份子——抽筋；老百姓——倒算。』我在一個雨天乘汽車駛過呼蘭店，匪幫們便在山上海我們射擊。昨天中午打尖的屯子，一百來戶人家被匪徒們燒毀一大半，現在全屯只剩下三口做飯的小鍋。就在那個屯子，我看見十幾個農民扛着火炮和紅纓槍，正在把一個地主土匪解壓區政府，另一隊農民武裝正在吹哨集合，因為山裏來了密報：五個匪徒正在某村藏匿。——人民就是這樣對付梁華盛的武工隊的。而呼蘭店，這個曾經恐怖一時的匪窩，現在小學校又唱起歌來了；村頭兵站停滿了奔向前方的大車和汽車；給傷員預備的休養室也早已打掃乾淨了。江北江東的參戰隊，都把這裏叫做『前方』；而公路上，並着肩向西滾流的樺甸担架隊和盤石担架隊，却用抗議的口吻說：『我們也是上前方去的！』——兩月不見，前後方的概念在休整期間也如此不同了。下午四時，我們從盤石城裏馳向車站，嶄新的客車已經停在月台旁邊。且不說那一邊生氣勃勃的叫賣聲和來去奔忙的汽車轟響，單是火車上『反攻列車』四個大紅字就够興奮人了。我們坐在軟墊的客座上，好幾次被月台上歡呼的人流吸引出去。月台的水銀燈下正簇擁着一羣婦女兒童，他們晃着彩旗，高呼着口號。人叢中忽然裂出一支草綠色的隊伍，歡送的歌聲便在月台蕩漾開來，而在鄰車，開赴前綫的參軍戰士，便給他們踏着拍子，低聲和唱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機關車把一系列滿載的車皮連片起來：裝着棉衣和彈藥的，擺滿了大車、担架的，坐滿了江東江西的農民參戰隊的，裝着從興安嶺、蒙古草原、長白山，松花江送來的慰勞品的，……來自各個角落的力量，在『反攻』號列車上匯聚一起，按照着準確的時間開向秋季攻勢的前方去了。

奔襲口前

『一把抓住，按倒就打，』是這次吉林外圍作戰獲得全勝的主要原因。參加口前戰鬪的解放軍戰士評論蔣匪的所謂『重點防禦』時說：『陳誠比杜聿明「高明」的地方，就是逃的更快，偏偏咱們這些「長腿將軍」，「鐵腳英雄」不客氣，沒等敵人逃跑就圍上來了。』十月十七日晨，我軍以奇兵天降之勢，同時包圍了吉林外圍各個要點。而口前車站守敵還糊里糊塗的派出兩個士兵，到鄰近的屯子催繳修工事用的土坯和採購早餐的蔬菜。這兩個士兵自然被俘了。而在口前街上，敵人還悠哉自得的吹着起床號，在山坡練習號音，在操場上喊着『一二三四』。等到發現我軍從鐵路上川流而過的時候，敵人才趕緊吹哨子集合進入陣地，好些士兵沒來得及攆上子彈袋，撈過枝空槍就跑上山頭，一股腦鑽進碉堡裏去了。

守敵是一八二師五十五團一營，師部直屬工兵營和輸送營共一千七百人。三個營長無人統一指揮，只好打電話向吉林城裏的師部請示。可是電話已被切斷。甚至口前本身，各個山頭之間也無法聯絡了。可以聽得到的，只有北吉林、烏拉街、九站和樺皮廠等方面同時傳來的砲聲。在我軍方面，記者隨着奔襲部隊，一口氣前進一百五十里，看不到一個掉隊的戰士。當隊伍走到口前跟前，聽到敵人倉惶報警的槍聲，得意的口頭禪也在行列裏傳開了：『一聽機槍聲，渾身又來勁！』頓時忘了十八小時

的疲勞，爭先投入戰鬪，唯一未曾立過戰功的連隊也勇猛攻擊，表現其積極求戰的決心。連奪八座山頭的孫立俊排，正是這個連的『鞏固友愛模範排』。十八日中午，守敵被他們從北山制高點打下山來以後，還想奪路突圍。但是患着思鄉病的雲南士兵不願再打了，我們一個警衛排迎面只打了一梭機槍，成千的敵人立刻變成遍野的羊羣。記者跟一挺重機槍搶上南山制高點，吶喊『繳槍』的轟聲正從四面滾向口前街，記者趕緊抄小道插進街裏，敵少校營長楊福已經在他的門口和我軍指揮員談起被俘的感想來了。同時被俘的還有中校輸送營長張士勳，少校工兵營長劉思遠，以及他們手下的全部官兵。從突圍到全部被殲不及半小時。但是和北吉林，烏拉街，樺皮廠，九台等地比較起來，口前車站的攻克，在此次環掃吉林外圍的奔襲作戰中，畢竟是解決得最慢的一個據點。

戰士的苦惱

奔襲行動開始於十六日。而在這以前，部隊已經行軍兩天。

秋季攻勢全面展開已半個月，這個縱隊等於沒有打仗；打伊通，後續部隊還在半道就解決戰鬥了；打公主嶺，趕到那裏敵人已經跑光；——一觸即潰，望風而逃，陳誠一上台就拿定了『王八不出頭』的主意。全縱隊在兩天內肅清了中長綫和吉，長，四平間幾百里地區，收復的城鎮倒是不少，撈到手的俘虜總共只有個把團。戰士們摸着腳板磨的水泡，簡直苦惱起來：

『真不够本，打了這些水泡，才抓幾個俘虜。太不過癮了。』

敵人的士氣，擺在第一綫的保安隊不用說，就連『天下第一軍』的主力新三十八師，入秋以來逃

亡幾達全數四分之一。某部路過四平附近，一天內就撿了該師三十幾個逃兵。據他們說：該師每個連本來有一百三十人，現在只剩一百人左右。眼看冬天就到，敵人縮在孤立城市裏，缺吃少燒，出來搶又怕挨打。對付這樣的敵人，打個把子圍的確不過癮。可是眼前敵人的主力都縮進三天據點裏了，長春，四平，吉林，守敵貴賤不離開鼻子跟前的據點。戰士們犯愁說：『不怕「吃」不了，就怕敵人跑；沒等咱們趕到，牠一蹶尾巴就蹣掉了。陳誠一來，這不是光叫我們跑腿嗎？』

而全國解放軍的反攻大號召，又在雙十節頒佈了：『打倒蔣介石，建立新中國！』土地法大綱，解放軍宣言，關裏兄弟部隊捷報頻傳，關外南綫也打了幾個勝仗。而自己呢？戰士們肚子蹙得鼓鼓的說：

『××師一天走了一百五十里，圍上法庫就殲滅敵人一個師。那裏不也是陳誠的兵嗎？』

『打陳誠就得這麼辦：一個奔襲上去，一把抓住辮子，看他還能跑上哪裏！』

『抓住辮子』，這個新名詞馬上在部隊傳開了：『抓住小辮，拉出刀來，使勁剗掉！』——這是士氣，也是戰術，政治部號召全體將士，不怕疲勞，不叫苦，人人要做『長腿將軍』，『鐵腳英雄』，一旦抓住敵人以後：迅速展開，勇猛突擊，『按倒就打！』而戰士們也信心十足的保證說：『能够抓住敵人，就能够「吃」掉敵人！』各連隊天不亮就練習強行軍，一個連十五分鐘走了六里地。戰士張史玉說：『一天百五十里沒問題，只要能消滅敵人，跑斷腿我也能跟上去！』

而十六號，奔襲吉林各外國要點的命令果然發佈了：

『要抓得住，吃得掉，——只准完成任務，不准放跑敵人！』

孫立俊排

我到了奔襲口前的某支隊。從出發地到口前車站有一百五十里。前面不遠就是岔路河。那裏有敵人一個營，打，可能暴露兵力，不打，又過不去。路上遇到三十來個俘虜，心裏就有點着急，因為口前離吉林城只三十里，敵人一發覺，跑掉了我們又得撲空了。

到了團裏，發現這種疑慮同樣影響了部隊。人們不像前兩天那樣活躍了。昨晚他們來時，正好碰上岔路河出來『掃蕩』的敵人。原先那裏只駐一連敵人，最近發現我主力到了南邊，吉林便派出一個營來，打我們的地方武裝，好在全面敗退的時候，吹吹『進攻』的牛皮。不想却碰上我主力了。爲了整個計劃順利進行，部隊終於按捺住了，沒打，只撿了三十多個俘虜。讓敵人跑回了岔路河。一小時以前，另一個團已去包圍牠。可是我們從小道繞過村莊的時候，一直聽不到槍聲。這更加重了心頭的疑慮：無論敵人逃到口前，或逕逃吉林城裏，我們的行動都得暴露了。

必須先敵人趕到口前！

隊伍裏新同志很多，都沒行軍經驗。可是隊伍一出發，『雙槍將』就一批批的出現了。這是一種感動人的行軍互助：一樣的行軍，一樣的裝備，幹部們的身體還受過更多的折磨，可是二等殘廢孫立俊，右胳膊打不了槍的排長，一出門就挑上炊事員的四十斤重的伙食担子，以後又是兩條步槍，或者幾條米袋，一百里走過去了，大家很累，他又搶過一挺機槍，和班排長比賽起來。

他是秋季攻勢新出現的愛兵模範。排裏解放戰士很多，都是夏季攻勢新解放的，最怕走路。出動